

潮头拾贝 |

麻雀在唱： 一条大河波浪宽

■ (广东)梁永利

黄花铃木

在镜像里,纸团当蘸料
一些泥粉沾上枝头,看不见游客的脸色
临风的树已被忽略
你的姿态是树枝的姿态,笔下
浴女和丝竹声消失
偶有露珠滴下,湿气时浓时淡
海天分开来,出发的号令,解除了春天

今宵,喂不饱的猫,回想鱼水之欢
仅凭花为媒,淫雨未至,这样的轻佻不多
一垄花花,数种造型窜动
有人看到火苗焚烧着野趣
飞旋的莺知道折枝的人

那提篮者,裙裾卷起微尘
香味软软的,你给我一条路径
呼朋引伴,清闲断不能坐下
找寻镜像外的一两朵嫩黄花瓣
轻轻数在伐刀下,快乐感来自伤口

反复无常

海岛的木屋与船板相依为命
周边长满仙人掌,它的红花开出蜜汁

该有鱼死网破的讯息传来! 在盛夏
树皮开裂,卷起多场台风
预见修筑海路的资金会加紧审批

(木屋的天窗是透亮的
低云迂回,正是吹螺号的好时候)

落叶走了季节的亲戚,它褪去肤色
它对海的看法,从蓝开始回到绿

当然。渔民熟悉哪一种落叶
是一片波浪的眠床,鱼的甜美生活
与飘浮有关,与涨潮退收网有关
与黄绿蓝有关

麻雀在唱：一条大河波浪宽

麻雀小到一个标点,胡说的
河面上船杆撑着,吱吱声落在草丛

波浪宽是歌词唱的,我正拉小姐的手走向对岸
麻雀爱死不死的惊慌

稻草人收起来。麻雀啄食的,是养生菜、玉米
花,声音闪亮

河水瘦了几年,抽水的机如烟筒一样响
麻雀继续在唱：一条大河波浪宽

叩海

鸥鸟拒绝海水的沾湿
翅影是虚伪的表达
我学习鲨鱼,沉入海底
浪花南下,夜幕里
船家的海路一片墨蓝

休渔期。心帆折断
海里纠聚古船的归魂
向台风、暴雨发出战书
它不平赤潮,诅咒海啸
告诉鱼儿最深的海沟边
水晶宫敞开人世间的迷幻

迷幻。多重网眼里的鳞片
离开水歌,鲨鱼不赶潮流
它剖开海的胸膛,寻找岩浆
和中世纪桑田边的白银树

腥咸增加鱼皮的厚度
描述海平面,我滴下白酒
扭曲的波纹驯化渔人的恣肆
除非上苍因倦,从碧青到浊黄
东西两岸嘶声不断

无穷

五分钟内,我看见碗里一滴水消失
你的唇影没有留住呼吸
瞬间是记忆中少有的难忘
包括林地上一颗露珠的遗落
早晨,网罗着无知的倦鸟

小溪跟随秋雨奔走。枯树的皮
展现伤痕的日子,蘑菇填补的疼痛
一层粉白,一层柔软
天晴后,断裂处血汗相陈

我抱守一棵树,绿叶落尽
而枝杈伸到心里
遥想空虚台,杂草丛生
除了四时更替
我欲风与你舞裙
甚至独酌月光,一样坦然

我讨厌古人调侃游鱼的快乐
也听见花开的声音远离了山水
因山穷于高速口,水尽于栏河间
留下这羁旅煮沸的愁乐,如云放荡
恒河有沙,你的终南
坐等日暮,乃至无穷

无色

第十三颗檀香珠落地
滚出不能呼唤的名字

白炽灯下,飞蛾
追回蛻鳞的時光

夜莺藏在桃园
墙上的仕女,描摹了一场盛宴

春水自西向东
弄月的人作别太虚

情人谷,一幅 淡雅的山水画

■ (重庆)陈与

把下坡的兴致分成一格格的石梯
不知通向何方的数格正在升温
与心相连的绿荫 逐渐饱满起来
叶片上的光线如同一个凝望
略带苦味的丛草惹着愁眉
一丛模糊 两丛灰暗 三丛绊倒
没有鸟叫的黎明垂落冷气
从不明沟底的洞口窜出
不是叫 不是喊 而是不动声色
在一些时间中想起酸梅味道

螺旋式的上坡 如同螺旋状面容
很陡的石阶必要时接受凝神
一次牵手 两次叮嘱 三次搀扶
瀑布作答的身体连接一层层上坡
山花是献给石阶的一个个声音
流水是还没开发的新福回音
两个山洞像两只大眼睛
仿佛和一个平缓的山坝对视
大眼睛里透着一丝红 一点黄 一点蓝
让玫瑰花香走进长时间的温度里
平缓山坝是一个磁性吸盘
凝固的光圈像山谷微启的嘴唇
想要一些敬畏秘密 就要走近一些
交叉之后唤醒了改变的可能

一棵树上没有开花 两棵树上还是没有
蜿蜒曲曲的山谷是一个核桃
坑坑洼洼 凹凸不平 忽上忽下
迈上费力费神的很陡石阶
有些坡度比眼前巨大
还有很多没有开发的疏通环节
在这里 温度是一件外套
可以随时披上 又可以在心里滚烫
一缕缕光芒又像一条条线段
在石阶上打转缠绕 那是天然路标
让自己温暖也温暖了别人

在养生步道,做一片树叶

森林氧吧里 一棵棵树既熟悉又陌生
那些树或简明扼要 或淡雅宁静
可以收容所有的悬崖峭壁
有几棵枝桠长出十字架
褪变的晦涩极光是几声哀怨
或近或远 或多或少 或大或小
谜一样的十字架莫名其妙地掉出几滴珠泪
突然转身问道 向左的一棵树是深渊
向右的一棵树是走向遥远的地方

有时一个不经意的回眸
蓦然忆起一些叶片无法抑制的声响
心里便会又一次风起波扬
让生活慢下来的调色盘
是山野 山谷 山峦 山脊
摩围山有一个特别的光斑
是林间一个绮丽的春意盎然
像透明器皿中的丝绸 像玻璃瓶里的朱红
在叶片上半闭半合 半路出家
如同叶片中寻找会鸣的鸟语
叶片骨折 骨质疏松是钙汁流失太多
补钙的原理不是药品食物
在于心情 在于养生步道中的际遇
在于意外惊喜的内心中

奇怪的是 养生步道的鸟声不多
让叶片安静得有些空寂
特别光斑立于叶片之中仿佛是一尊佛
虔诚的叶片贴切得无与伦比
心就是深山古寺 就是一支香烛
切入静静的礼佛叶片
如同一个佛 在一棵树枝上
静卧在起伏山峦和纵横沟壑之中
念珠般地数着绿草 鲜花 摇着铃声的牛马
一团经雾缠绕手指间的瀑布油画

失去名姓

■ (江苏)潘国兄

以我不确切的身份
去看确切的事物
比如太阳月亮
意外有一种苍茫

就像画中的山水
大地上的草木
虽被少部分人命名
而终于面目模糊

太阳月亮和璀璨的星辰
我看见了你们
并知道这种看见的意义
我不要名姓

想

我们打开自己的方式各种各样
你想把声音种植在人间
你想让拙若桃花的容颜多修饰一段春天
你用腹语开发一段惊奇

人是多么复杂的构建
除了想吃喝拉撒地活
还想不吃不喝地活
最好活上千年又千年

潮头品茗 |

1

阳光很好。在午后的山坡上,我的身躯和
我的心思,一如那块裸露的岩石,褐色的皱纹
里,岁月的语言零零乱乱。我还来不及理清头
绪,就有一种莫名的恐慌,从头到脚把我包
裹。

身后的脚印和身前的希望一样重要。不
管我怎么流浪,总会有一些日子丰满我瘦弱
的行囊。我因此感激母亲。在这个平常的日子
里,我的感动来自四面八方:年老的母亲,家
乡的石桥,儿时的玩伴,爱人的小手……记忆
异常清晰起来,一些我以为被遗忘了的往事,
重又摆在面前,像早餐的一根油条充满质感,
像午饭的一碟青椒有滋有味。

没有音乐,没有啤酒,也没有喧哗。风像
梳理草丛一样轻抚我的头发。我像那些野生
的植物们一样,因自然的放逐而长势良好。天
是那么的蓝,白云如绅士般在眼前飘来荡去,
时间馈赠的礼物触手可及。没有什么好奢望
的。日子一天天明朗起来,在我并不宽阔并不
肥沃的躯体上,齐刷刷地茂密成一座森林。我
想我会由此老去,并融化在树的年轮里,一遍
遍轮回,一遍遍感动。

生日,一个人的节日。我枕着一捧清风,
和心一起醉倒在阳光山坡上。

一点简单与一点不简单

我看它的巢。构件,细的枯树枝,类似拙
劣的砌石坎似磊起来,交错树枝没有石坎
的交接处的整齐与章法。更不能视为精致编
织的手艺。猪毛、苔草、树叶、麻、树皮纤维、兽
毛室内摆设无序叠放。我看构造,简单,比
乡下盛装石头等物的浅筐还要粗糙。而于灰
喜鹊有用着呢。

这是一些散在林子中的枯树枝,这是一
些无用的兽毛,这是一只灰喜鹊长途跋涉还
要衔着采集的枯树枝兽毛……这是灰喜鹊的
巢。这是它距离地面数米树枝上的家,有归属
的地方,天伦之乐的摇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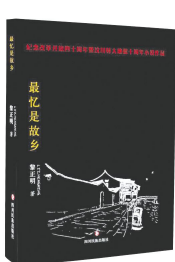
它在我看到的简单与它郑重处恋爱,抚
幼,生活,经营着与一棵树的守护,波及方
圆数里的区域。巢是爱的起点,还是爱的方
向。

八月,川西北高原最美丽的季节到了。凉
爽的气候,成了内地人避暑的最佳选择地,位
于马尔康的梭磨河大峡谷也到了它最妖娆的
时候。我们就选择在这个季节出发,去群山苍
翠、溪水丰盈的马尔康梭磨乡毛木楚村。此
地新开发了一个森林公园,园里建有当地林业
局一个林场的管护站,管护站的林业工人们
响应局里的号召开展多种经营,组建了一个
叫“森林人家”的休闲之地。“森林人家”有
点像农家乐的经营模式,当然薄利的收入是要
上交给局里统一支配的。

这天是周六,考虑到“森林人家”度周末
的人会比较多,我们有错开客人密集时段,
晚上八点才到达森林公园。此时,夜幕降临
了,整个山谷完全暗下来,四围静谧,一种深
山老林特有的宁静把我的记忆拉回到小时
候。还记得,儿童时代的我,有很长一段时
间是在大渡河旁的一个林场里度过的。母亲
那时在工段上打零工,假期我也跟着去工段
上玩儿。林场工段上常住的通常只有几户
人家,都是段上工人及部分家属,很难看见
当地老乡的身影。工段上,零星的几排住
房,被青山环绕,众星捧月般。人居其间,于
茂盛的森林来说,像一株小小的树苗,安
静地生长、起居、生活。这样的环境并不
适合喜欢热闹的人,但是独居久了,常常也
会感觉出一点灵魂深处的孤独来,尤其是
在这样与世隔绝的深山环境,更要命的是
文化生活的严重缺失。但于我而言,这样
的青山绿水给了我恬淡自然的情怀,每天
新奇地跑进森林,听松涛声,听流水音……
如若在夏季,瞧瞧,森林里的山珍已经长
出来了,松茸、蘑菇、青杠菌、黄丝菌、
杨柳菌、猴头菇、青杠耳、杉木耳……
多么美好呀,看着它们形态各异的“帽子”,
我打心眼里喜悦。想想都市人渴望的这
些美味儿,大山里的林场工人唾手可得,
心里顿时滋生满足自豪骄傲的感觉。而
且,工人在林场呆的时间越

潮头文讯 |

著书捐学校赠恩人,夫妻作家为汶川十年公益众筹



最近,一条为《汶川地震十周年祭:公益众筹一本书,捐送学校,赠予恩人》的消息引爆朋友圈。这是国内首个夫妻作家黎正明严利为纪念汶川特大地震十周年发起的公益众筹。夫妻俩都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被誉为文坛伉俪;他们都自强不息,一个被授予市级“十大杰出青年”和“抗震救灾模范”,一个被授予市级“拔尖人才”和被选为政协委员;他们都热心社会公益事业,被四川省文明办、四川省妇联评为“2017年度四川省最美家庭”。

夫妻俩发起众筹的项目是黎正明创作的一本书,书名叫《最忆是故乡》,这是一本具有“史诗性”的纪实诗集。该书将由被国家确定汶川地震十极重灾区之一的什邡为书写对

生日、爱人及其他

■ (湖南)周念文

2

不要以为我很单纯。在你亮丽的面容前,
语言自惭形秽。我只有挟起一叠白纸,远离城
市。

你当然可以登寻人启事。为什么不?一只
甲虫忸怩不安地爬行在一根草茎上,像我挣
脱母亲的手掌蹒跚学步。作为女人,你的温
柔使我成熟,并让我以爱的方式回报。而母
亲的手掌,是一种比“爱”更博大精深的情
怀。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浸渍在这种情怀
里,一生一世,不能自拔。

找一个理由,为自己的行为注上一个答
案。我知道,最好的答案,也只是时间结出
的一枚青果。如果你因此感动,就让热泪洒
成一场三月江南雨吧。在这生命的甘露里,
你会发现,一个人对另一个的亲近,是多么
的平常而贴切。

选择,作为生存的手段,一直在左右我的
命运。我因此会成为一部分风景而风靡你
的

灰喜鹊札记

■ (陕西)陈瀚乙

这样的语言

喜鹊是报喜的鸟。灰喜鹊也是。它非黑
白二色,而是顶冠黑色,两翼及尾天蓝色,
余部灰色。

……能报喜的鸟。它们的体形像黑脚
鸭的两种色彩扮装。这样的色彩,于我寂寞
有好处的色彩,常常在乡下,好像忌讳城
里的尘埃,宁愿呆在一棵高高的杨树上,
一呆一年数年。

灰喜鹊叽叽喳喳的,其实这是直觉。因
为相信它的人还会听出:预报的喜事。

有一只灰喜鹊

有一只灰喜鹊要飞来。要飞到我家门
前的

泉水一样透明的 森林人家

■ (四川)周家琴

久,仿佛树木的年轮也在他们心里刻下
划痕,他们慢慢地就会习惯每天护林的日子,
与森木一同生长一同生活,体味其中的幸
福和甜美,一种只有林业工人才知道的简
单快乐!

森林公园的夜晚安静极了,天上没有星
星,没有了伙伴们的身影,我甚至连鸡鸣
犬吠的声音都没有听见,我想它们是不是
早已进入梦里了呢?在这样静谧的夜晚,
我和雪雪湖上一壶“正山小种”开始聊
天侃侃。这个小女子具有茶的精神气质。
那年她曾给我看过一篇她的《人生如
茶》的美文,记忆里“人生如茶,头苦、
二甜、三回味。品茶,品人生百态。有
的人,一辈子像喝茶,水是沸的,心是静
的。”而现在,在山谷的一间小木屋里,
四周无人,只有窗外流水的潺潺声打破
了些许的宁静。被夜的静谧安慰过的心
灵似乎温柔了许多。

自在空山,空山辽阔,人生如若像空山
一样虚怀若谷,志存高远。“居庙堂之
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品茗杯中茶,在这样的氛围中,我突然
想起了父母,想起了那些坚强隐忍的森
林工人,想起了那些热爱生活热爱摄影
的年轻人,想起了我自己。森林里,每一
棵树都向着阳光向着星空生长,每一株
草都努力向上攀登向上延伸,每个人都
做好自己,是不是每个人就像茶水的声
音,也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有自己的美
好的人生呢?我

世界。在我们的世界里,被你默默点亮的
烛火,是我一路上必要的航灯。我用一生
的跋涉来呵护这灯的不灭,并怀着一种虔
诚,以灯为榜样,去诠释一生的信念。

3

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站在人生的舞
台上,我的初衷如一杯白开水,只因岁月
的插手,才有五味杂陈的滋味。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的天分
来自先辈们的遗传,我的勤奋却是因为我
属牛的缘故。我用一种或几种方式,一步
步接近目标。在每一场搏杀里,我的呐喊
丝毫不逊于我的同类。正是由于这,我
用不着离群索居。我与我的同类一起平
凡,一起伟大,一起在五谷杂粮里诵读
四书五经,滋生白发。

如果我的自导自演只是一场悲剧,那
么直到落幕,也不会有人来旁白。在某
种意义上,我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写
照。先哲们作出的种种预言如明星灿
月,智者由此找到一条通往天堂的捷
径,剩下我们,纠缠在琐碎的日子里,
不离不弃。

一抔黄土,半截石刻,一生荣辱得失。
没有健忘的子孙们来此凭吊的也许只
是风景,萋萋坟上草,自在风中摇曳。

核桃树上,在我想触及的高处叽叽喳
喳一阵。

有一只灰喜鹊要飞走。要飞到我家后
院的树林,飞向我的沉默不语。

这一只灰喜鹊我是最喜欢的,这一只
灰喜鹊是幸运的,一转眼,就会受到乡
下爱情最虔诚的敬重。它的一句话要受
到一个人的反复解读与揣摩。

我要感谢灰喜鹊的爸爸妈妈,我要感
谢它们的兄弟。因为它们会陪伴我的
劳作,我的休闲。有时三只,有时一群,
让田地的禾苗好像更为茁壮了,让一段
孤单的路不至于怯懦了。我们之间或
远或近的距离,是念叨的距离,这样的
日子是相互牵挂的时光。

有一只灰喜鹊一开口,我的慵懒就有
了曼妙,生动的细节一声一声……

有一只灰喜鹊一展翅,我的回首就多
了意味,细微的温馨一张一翕……

即使没有多么远大的志向与格局,但我
审视自己,我做好了一个朴实的自己
呀。这么一想,我突然觉得心里很踏实,
很快乐。

翌日,我在一阵鸟鸣声中醒来。窗外,
溪水哗哗地响着,像一首钢琴曲,给
惺忪睡眼的我带来黎明的问候。这声
音更像是森林心脏流淌出的话语声,
让我感到那么亲切和自然,那样感动
和温暖。

这个夜晚,我睡得很踏实。我不知道
我有多久没这样睡过安稳觉了?我这
是回到母亲的怀抱了吗?睁开惺忪的
眼睛,一缕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
小木屋,我赶紧起床,雪雪昨晚道别
时还约我早起去溪边捡拾石头呢。推
开门,一股清新的空气迎面而来,森
林公园八月的早晨是薄凉的,好在早
有准备带了长衣长裤御凉。

森林人家入口处,有一条木栅栏边,
边上一畦条形的平地,工人们种植了
高原上常见的花卉植物。这些粉的紫
的开得正艳的波斯菊,随风飘动摇曳
成一片靓丽的风景。

空气是如此纯净,思绪也是如此的宁
静。自在空山,这样没有一丁点喧嚣
的山谷适合静养身心,更适合一个人
闭门写作。听说阿来的《尘埃落定》
就是关在九寨沟的一间小木屋里创
作出来的。走在夏季最美的时候,我
却考虑着关于冬季的预谋,幻想着在
雪后的森林公园里邀约几位趣味相
投的知己文友,来一次雪地煮酒听
歌,吟诗作文,那将又会是怎样的一
幅景象呢?这样的想法应该不算奢
华,这些被森林工人守护下来的净
土,是可以让更多人分享快乐的。

趁着夕阳的余晖,我们穿越梭磨河
大峡谷驶向灯火阑珊的康城。像泉
水一样透明的森林人家陷入更加宁
静的状态之中。我若聒噪,我一定
会再度来此休憩。觅得最高处的小
亭,坐下来,默不作声,看一片浪漫
的云缓缓向我走来!



本版稿件在《大周网》(http://www.qxh.org.cn)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

